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七

德淸俞樾

人命八字之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宇宙民物之眾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足緘星家之口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祇以一大郡計之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況天下之大何啻億兆則生時同者必多矣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然則此論前人已發之矣

愚按八字之說最不可信自天地開闢至今究不知爲若干歲則安知今年之爲某甲子也年不可信則月日亦不可信惟時尙可信然時上所配之天幹亦不可信八字可憑者止一字耳

胞胎

宋李昌齡樂善錄云人於胞胎中三元畜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形兆坯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藏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神具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旣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溼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

然生三十一種風使之筋脈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于其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强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如在革囊如在羅網及生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往往兩皆不保

按此段文字不知出何書李氏不言所出　四庫提要以此書繁襍故不著錄入附存中余節錄此姑以廣異聞

年齒稱載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唐陳尙廷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涉景融三人名後稱陳尙廷四十三載天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

氏族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士人以氏族相高從古有之然未嘗專任門地四夷則全以氏族爲重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自後魏入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曰

甲姓九卿方伯者曰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淸河崔趙郡李通爲七姓大約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一等之內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

宗族之別

宋岳珂愧郯錄云政和三年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本朝嬴姓而用姬爲稱議者之論已

詳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春秋襄十二年左氏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預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

苟姓改荀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爲判官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爲荀及使還曾遂姓荀不歸舊姓

戎姓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戎昱美風度崔中丞愛之有女國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則訂議昱以詩謝曰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按姓何可改崔公此議殊近不情廣韻戎姓漢宣帝有戎婕好漢時戎姓可備嬪嬙唐時戎姓乃不得為中丞快壻邪

翟姓

元黃溍日損齋筆記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漢翟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方進汝南入何其自相矛盾也按鄧說誠誤然翟姓自有二音廣韻陌部場伯切有翟字云陽翟縣名亦姓唐有陜州刺史翟璋錫部徒歷

切有翟字云翟雉又姓漢有上蔡翟方進是翟方進音
狄翟璋音宅本非一族也

姓謚皆同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姓謚皆同往往稱謂紊亂本朝有
兩王文康溥曙兩張文定齊賢方平兩張忠定詠燾兩陳忠肅瓘
過庭兩劉忠肅摯珙兩李忠愍舜舉若水兩朱忠靖諤勝非兩王恭
簡嚴叟剛中而韓魏公謚忠獻韓宗魏謚忠憲趙閱道謚清
獻趙挺之謚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姓名巧值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

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贇府即道晴贇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豈不和平又載一事云山南一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縣令婦問贇府夫人何姓曰姓陸問主簿夫人何姓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縣令問之入問故婦云贇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云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此二事一名一姓皆巧相值亦天然話柄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

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不笑之按此亦巧合也

七十二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按相如難蜀父老文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此本相如假託之辭非實有其人何以有二十七之數愚疑本亦是七十二人蓋當

時之恒言故相如亦云然耳今作七十二八傳寫誤倒

七八五百二十三

明徐𤊹筆精云嘉靖初莆田有逸老會有逸老詩集行於世隆慶己巳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雍瀾年七十七太守陳叙年七十六運使林汝永年七十五主事柯維騏年七十四太守林允宗年七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八五百二十三後尚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斯會眞太平盛事也

光緒壬辰八月下旬任筱沅中丞過我春在堂適潘偉

如中丞及盛旭人方伯繼至盛年七十九潘年七十六任年七十而余則七十二乃賦詩曰四人二百九十七一主三賓春在堂五老未全誰繼至八公分半已成行蒼㫰鬢鬢看俱古脫略衣冠恕我狂太史明朝書盛事老人星聚在金閶一時亦以爲盛事蓋難在不期而集也

諱四十五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按此俗不知今尚然否

鼻息定時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謂玉洞雙開也

咽喉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眞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

入息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臓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

鵶角

留青日札云宋淳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鵶角

琵琶腿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軸身琵琶腿爲準格按未詳所出且不知何解

振股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秦會之當軸吾郡姚敦臨能篆書秦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許授以文資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之拔振股不知何謂殆即搖膝也士人往往坐則搖膝亦坐容不端之一事秦固小人然此實所宜戒也

晨起索衣誤反必有喜

宋沈作喆寓簡云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愼勿出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淸晨榮衛流行法當節省語言葆惜和氣人方著衣欲起而顚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

則所傷多矣故爲有喜以誘之人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室上大吉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畫雞今都門雞以插首中州畫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畫大雞元旦張之蓋北地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吉也可發一粲

破日入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就師學父紿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按余擇破日使曾孫女珉寶入學

有詩云啓發聰明宜破日不圖前人固有此說也

與客對臥

宋徐度却掃編云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己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舊有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醒一半西窗無夕陽以爲詩人之言極言其簡傲耳不謂古人眞有之也

日食二萬錢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何曾日食萬錢乃子何劭便日食二萬諺云敎奢易敎儉難按何曾日食萬錢至今以爲口實其子倍之則知者罕

又按玉峯言敎儉難實亦不難吾知傳至其孫但求日食百錢而不得矣

耳中聞聲目中見形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晁文元公初學道於劉海蟾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淸徹以爲學道靈感之驗晚

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閒猶可怪也

按晁文元公卽晁迥也其道院集後附錄五事一云公少時嘗聞方士之說人耳有靈響曰有神光自爾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淸徹夜半睡覺益爲纖亮公自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淸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天禧後常覺目有神光如圓錢如片月或隔帷箔光如電熌後又有圓光或紅或白其中有一點如鑑中照道裝像嘗自爲文志其事按此語與燕語所載又微有異

捫牘知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天啓末鎭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黯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燈前不知操何術

聾能辨物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衞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鎭一神祠中與人語間有深處雖病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算歷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再撫之卽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棄者與之卽怒曰是已嘗棄矣由是

人無能欺莫知何以能若此也按三鈔卷四載明代兩異人一口啞一耳聾得此成三異人矣

隱德裕後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後漢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遯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爲東京顯族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淸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

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按此二事宜表出之東坡作晁君成詩集序言李郃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坡公此語殊不甚塙按後漢方術李郃本傳郃舉孝廉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非潛德不耀者也然則引李郃事何如引楊寶胡剛事乎

爲善不獲報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范蔚宗言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其後不大晉之羊祜魏舒唐之戴胄崔祐甫皆善人而無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椿弟偉昆季相事如父子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椿歸華陰

僞居洛朱世隆𨕖以爲逆東西兩處無少長皆被害

賑濟之弊

宋俞徳鄰佩韋齋緝聞云嘉祐中韓縡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飢縡賑濟有方郡人頼以全活因榜鄰竟使來就食至者不可勝數倉廪既竭又乏寛閑之居因感疾疫死者相枕籍縡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縡司門賑濟獄及覺旬日得疾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倘罹陰責若乃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君之倉廪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於冥冥之間耶

福壽不相兼

宋徐度却掃編云范僕射宗尹爲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閒之事略備豈物理亦有乘除歟按此可謂福壽不能相兼也

貴人自有相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公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以爲異貴人眞自有相也

相不可憑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南史庾蓽傳庾覓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覓以餓死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相王肅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稱其神清韵遠可比衞玠而季詡終

於左補闕使徐儼天而不壽季訥遂至顯官則人遂以傳風鑑之驗矣故風鑑不可憑也

人樣子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徧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風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老而能學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

以論語解寄文潞公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按陸放翁以老學名庵當取之此

東坡養生說

東坡志林載養生說云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卽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止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

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
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
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
盡於此東坡此說極佳余枕上三字訣第一塑字第二
鎖字即此意也從前勒少仲河帥同年誦此不失一字
余不能也錄於此以備遺忘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
昧吾初睡時且於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
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
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癢亦

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旣至雖寐不昏按此與前說可發明也

神仙洗頭法

宋晁說之晁氏客語云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仙人禁腫法

宋太醫局程文論方義一道問千金翼方載太白仙人禁腫一法云一二三四五六七百腫皆疾出急急如律令對聖人立教以揆物至於十而乃終古人取數以行

禁至於七而足用所以禁呪之立法多取七數以爲先

按此治腫之法未知驗否立教取敎兩教字愚疑皆數字之訛

灸病避八木

宋太醫局程文刼病之法當以灸而爲先灼艾之術必以火而成效聖人取燈燭之火者欲其潤而無忌古法避八般木松木火難差增病柏木火傷神多汗竹木火傷筋目暗榆木火傷骨失志桑木火傷肉肉枯棗木火內傷吐血枳木火大傷氣脈橘木火傷榮衞經絡按灸病忌此八木之火今人不知也然周書月令更火之法

榆桑棗皆在所取不知何以醫家避之

以易推命

國朝姚範援鶉堂筆記云朱子與陳同甫書云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略推配與之脗合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方東樹附注云皖郡陳進士世鎔以易推人生命得某卦一爻以爲之主復以次推諸卦每卦當三年每二爻當一年即以爻辭卜流年吉凶自謂創造後見宋史掌禹錫傳禹錫嘗命術自推値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

世應飛伏納甲五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年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算數盡於此矣其與陳君所推若爲異同雖不知要之前人已有是術

推命有驗有不驗

宋徐度却掃編云熙甯元豐間有僧化成以命術聞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缺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旣退元長大病不言元

度曰更俟旬日再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

余謂推命有驗不驗固事理所有惟此僧於蔡卞則盡言之於蔡京則悠謬其詞恐別有微意

課有驗不驗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靈源禪師住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凡爲達官要人課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見尊

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不足怪

草腰帶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元豐中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禍福叩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謂三命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諸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立驗好食活雞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鷄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湧出

按中吳紀聞又載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丐於市得錢則買蝦盛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哇出羣蝦皆游躍而去未知此僧所食活鷄亦能如此否

老醫少卜

宋王得臣麈史云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

范文正公欲爲醫

宋沈作喆寓簡云范文正公微時嘗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按此與狄梁公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之意相近狄語人多知之范語則知者或罕矣

明季名醫價値

國朝冒襄同人集陳梁書云袁道士號汝和南都第一名醫也難請之甚須發一通家侍教生帖着人坐邀之邀到看脈畢一面備轎錢百文足藥童錢七十文此老

卽見送一禮多則五錢少則三錢按彼時名醫價值如此之廉然續鈔二十一所載吳中醫價又何昂也

挑草子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草子卽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脣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於病必服藥乃愈按世間有挑痧之法當卽此類

醒頭藥

元吾衍閒居錄云王道醒頭藥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多貪婪之政每貨藥於市則

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似有警耳

煖肚餅

東坡志林有謝曾元翰寄煖肚餅云公昔遺余以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力不圖剗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卻以見還

一醉膏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

有分量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前輩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卽忘之葢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醉膏乃差按一醉膏不知何藥其名甚新

用古方治疾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此有何義而

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亦一勝士也

愈瘧呪

元伊世珍瑯嬛記云一人病瘧道士以棗一枚按病人口上誦呪三徧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喫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與病人服之卽愈注云出二酉餘談

化妬呪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扈統妻苟氏性妬悍統夢神謂

曰天上有化妬神呪經一卷今授汝每日清晨奉持四十九日後荀氏病吐一物黑如漆似蛇兩頭似蝎兩尾夜復夢神曰此是汝妻妬根今爲佛力拔去矣按此說不知出何書

又云向年張浣心曾示一鈔本有佛說怕老婆經今不復記憶矣

康節占樹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康節與客游嵩山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瘁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吾不答吾有所俟俄一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爲

人伐去甚取棄墮時刻而定其存亡焉

全子才三字決李全之滅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丶合姓名而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按此亦謝石拆字之術

黃撥沙

明陳繼儒書蕉云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圖即知休咎因號黃撥沙

茶香室四鈔卷八

德清俞樾

上古有宦者

明張萱疑耀云余閲黄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黄帝時已有宦者

按此論見靈樞卷十五音五味篇黄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黄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絶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宦者獨去何也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

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按素問靈樞皆託之黃帝張氏據此爲黃帝時已有宦者之證余則轉以此語決其非上古之書也

禁中許乘馬

明王鏊震澤長語云宋制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吏雙引至閣門此亦唐故事也宋制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歐陽公初以選人爲館職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然則唐宋禁中亦許乘

馬又且引道邪

宋王得臣麈史云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甯閒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按此則熙甯以後雖選人亦得乘馬矣

誥命用御寶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唐宋誥命皆三省官列銜書名後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敕既用御寶則省臣不敢署名按此知誥敕用御寶始於明朝前代止用吏

部印章也

后母朝皇后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甲戌三月命婦朝賀皇后母嘉定伯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卽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皇后面有淚痕按甲戌乃崇禎七年也周后三月二十八日生辰故命婦行朝賀禮而后母亦列班中亦禮之異者也此文前記崇禎五年命婦朝賀事因是時驛遞禁用夫馬𦋐攜家者故命婦止二十七人不言有后母或后母亦偶然一至乎

宋用唐月令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

年號更改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成祖即位始擬用永清後改永樂英廟復辟內閣高穀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改維新元年已而用徐有禎等言用天順

頒朔於十月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頒歷舊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値冬至命於十月朔日後皆因之

歷日版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勅諸道州府不得私置歷日版按此知唐時歷日已版印頒行矣

聖節素食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唐文宗開成四年八月詔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賜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非信尙空門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意廣置道齋筵自今宴會蔬食任

陳腆龤按此知帝王聖節尙有蔬食者況士庶之家乎

避諱二例

國朝何琇樵香小記云宋人避諱有二例一曰闕筆一曰代字大抵尋常文句則僅闕若人姓名則必代之如殷浩作商浩桓元作亘靈魏徵作魏證愼夫人作謹夫人匡衡作康衡葢臨文不諱故僅作字不成若人之姓名則不便同於祖考此其別也

謚文與正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巳單謚正者無之葢正之一字未易當也後

謚文正則有之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按此則單謚正與單謚文並重而又過之今人所不知也

文愍榮靈

宋徐度郤掃編云凡謚多褒其善而已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瓌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二法謚曰文墨其子暧訴於朝禮官議謚思暧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請謚韓持國為博士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詔再議禮官議應不懈于位之法曰恭按此知宋人議謚猶存是非也

四時祭祀

宋徐度郤掃編云近世士大夫祭祀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椅卓惟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頗爲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行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八年十月乙卯詔翰林院考定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部學士樂韶鳳等奏今

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歲朔望日用特羊按今民閒相沿以清明七月望十月朔祀先或拜掃墳墓猶明之餘俗也

家廟之制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皇祐二年禮官定議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文潞公爲平章事請立廟於洛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仿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爲外門置庖

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作神版而不爲主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在洛則祭或在他處則奉神版自隨倣古諸侯遷主之義公在洛無幾則廟不免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朱趙彥衞雲麓漫鈔云大觀四年議禮執政官以上祭四親廟手詔古無四世之文執政官視古諸侯祭五世不爲過高祖以上一祖稱五世祖一堂五室中室置五世祖東二昭西二穆夫人並祔屋九架厦兩間飾以黝堊共七間

又云按大觀議禮神版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

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每室各有神幄貯以帛囊裓以漆函祭則出於位行禮用四孟月柔日

夏日施藥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又云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按前一說

居官者所宜知後一說居家者皆宜勉也然官錢止二百千私錢止一百千則尙嫌其少耳余近歲來幸市京師及廣東所有見成丸散施之於人此事甚易何用僧爲惟愈推愈廣則其費頗憂不繼耳

宋程大昌攷古編云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爲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卽今之官省錢所由始疑宋時夏月施藥卽此項官省錢也

講筵對句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萬歷二年四月面諭輔臣作對聯先擬三字對云天地泰對曰日月明張居正賀

云永樂十一年端午宣宗隨成祖北京射柳三矢皆中又出對云萬方玉帛風雲會即對云一統山河日月明成祖大喜時宣宗年十五也上所對適與符合

又載崇禎十五年閣臣進東宮講議有一條云祖宗廟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繇淺漸深繇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頗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爲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觀覽閒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參叩似亦格致一端按今鄉塾之師往往課童子以對句觀此知明代講筵亦有此課也

奏事先咳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尹直瑣綴錄云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其有痰咳者許引退自便按此制可笑未知果有之否曲禮將上堂聲必揚不知如何揚聲豈亦是咳邪今人頗有行之者

宣醫敕葬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敕葬國醫未必高手病藥不相當往往爲害敕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惟其所欲至罄家貲故諺云宣醫納命敕葬破家

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按恩禮
至於乞免甚爲可笑何不云辭謝而云乞免乎

公牘用仰字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孔平仲雜說公家文字用仰
字出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予案魏
高貞碑貞卒後宣帝詔云其葬口所須悉仰本州營辦
是仰字魏已用之不始於齊又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
二年追謚山陽公爲孝獻皇帝裴注引獻帝紀追謚詔
云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是又始於三國
愚按魏詔所用仰字似即史記平準書衣食仰給縣官

之義與今所用仰字有別

印文朱墨先後之辨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王文恪性好吏事以察爲明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旣至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按今亦有疊壓硃硃壓墨之辨殆本於此等事也

肺石古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撾登聞鼓也見墨客揮犀肺石惟此載獨詳製如今雲版之類

愚按此非古肺石也鄭注但言赤石不言其制使唐時尚有之則漢時亦所必有鄭君不容不見也且經云立於肺石三日言立不言擊則必不如磬可知矣

宋制並無六更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禁中鐘鼓院五更已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蓋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來受事若候正交五更則不及事矣王禹玉詞禁鼓六更交早直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開四更促爲五更故五鼓終竟時叠聞於外耳鼓鄮未嘗溢六也國朝大禮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故奉常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之人皆於宮漏之外別異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爲此也

按宋史五行志宋以有巽在五更頭之謡故宮中有六

更其說不詳余嘗疑之果以五更爲忌竟須減作四更方可若展作六更則仍有五更在內也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豹隱紀談云（未見其書據圖書集成所引）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余以豹隱之說參之演繁露乃悟宋制並無六更但更漏比民閒較促宮中五更已竟民閒方止四更則多出一更矣於是至正五更盡梆鼓交作以爲開門之節在當時實謂之攢點見宋律歷志曰六更者俗語耳

更點之數

明徐𤊹筆精云唐更漏二十五點宋減初更二點五更

二點本朝因之按至今猶沿此制無復二十五聲秋點長矣

韓昌黎詩云雞三號更五點是唐制五更有五點也然老杜詩云五更三點入鵷行又似唐時五更已止三點矣或點雖有五而入朝者以三點為度歟

孔廟下馬碑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金明昌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碑按續鈔卷八據明史高瑤傳謂文廟下馬碑始於明今據此條已始於金矣宜更核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國朝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明洪武中國子監生出使視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脩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誥之屬短差若承運庫試字司禮監謄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謄黃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並見明太學志按續鈔卷八已紀明初監生之重此則更詳也

內使執武備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常朝御門其御座謂之金

臺內使一執捿升立座上一執武備立座後正中武備之制一柄三刃而圈以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則線圈自落三刃出焉防不虞也按此武備之制殆即古者二人執惠之遺枚傳云惠三隅矛

後世銜枚之法

宋方回古今考續云近世軍中銜枚法以繩繫一銅錢於胸下令止聲則銜之多以用之夜而劫寨按鄭康成箋詩云枚狀如箸此古法也後世以錢代之蓋宋時行軍之制

車輿騎古今異尙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漢宣帝時韋元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廟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坐削爵唐睿宗時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制從臣皆乘馬著衣冠自唐以迄本朝以乘馬朝服爲禮如入朝及謁廟先乘車至門外換馬入宮門若從駕則宰執侍從官皆騎從南郊祀上帝則宰相騎導以此言之古以乘車爲禮騎爲不恭今以騎爲禮乘車爲不恭古今異宜如此按唐睿宗時儀制爲劉子元所糾則唐人猶知古制葢古者馬以駕車非人所騎坐騎馬之事起於後世故以乘車爲禮騎爲不恭至唐宋以來人皆騎馬

則以騎爲禮亦其宜矣

後世武備勝古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

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明初用兵殘暴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敵軍發掘冢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尸或貫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戮汙辱者尤甚按所稱敵軍即明將胡大海之師也王者應運而興命將出師猶至於此兵爲凶器洵不虛矣

陔餘叢考有一條辨宋曹彬元伯顏下江南不妄殺一人之非云金陵有樂官山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又云伯顏攻常州殺人煎膏取

油作礮號人油礮以此等事觀之胡大海之殘暴罔無足怪矣